

## 忠杰，长大当个画匠！

这是姥姥临终前对忠杰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仍然记忆犹新。姥姥不识字，那时他很小，喜欢涂画，却没想到这会成为他终生的事业。这句话可能是无意间说出的，也可能表达出了某种信念；从此它成为忠杰对于姥姥记忆的重要部分，也让他最终踏上了绘画这条漫长崎岖的孤独道路。

“一生不变的，无论还有什么其它的出现，我在这里感觉到了一些隐隐的快乐，说不太清楚。” 忠杰在 2007 年初的一篇日记中如是写道。在 2005 年，他这么写道：“没有创造，没有画面；我不是他们说的‘画家’。不是工作，而是思考发现的媒介。”

我对写作的认识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忠杰和我志趣相投。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要“讨论”他和他的画有些困难。我不需要讨论他是否有完美的技艺，而是需要了解更深层次的、难以形容、难以捉摸的事实。

我一直认为文字有其局限。在描述或分析类似绘画这种多样的视觉语言时，文字尤为乏力。绘画不仅依赖其它的表现形式，也有自身的交流方式，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因此，用文字讨论绘画的意义何在？虽然我一直为这个想法所困（甚或是所伤），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也愿意继续写下去。我认为我在帮助读者/观者洞察所有出色艺术中无法言喻的内涵。（我也可能只是在自欺欺人。）当然，可能这是无用功，或是自相矛盾的做法。

有时候，我觉得沟通很困难；每一个词语、姿态或动作都会带来误解。然而，也会有一些人，和他们的沟通不需要词语：我们立刻就能感到兴味相投。这让你感到松了一口气，带来个人的提升，也像是一种特别的恩惠。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可以剥离其辩证的特质：双方的感情、直觉和想法可以互相印证。如果他人和我们的“波长”不同，我们是否能够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想法呢？我觉得很难。

我第一次进入王忠杰的画室时，几乎忘记了呼吸。我感到一种真实和深邃的能量，这种罕见的能量总让我喜出望外。我在他的画布上感觉到生命的韵律。他在我旁边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不停地说着什么，不过我觉得这里所有的东西我都懂。

我们从来不谈用色、构图、材料或艺术理论。“艺术”这个词在他的日记和谈话里也出现的很少。他最想探讨的是他本身的“存在”。忠杰非常希望“领悟”活着的原因，以便不再虚度光阴，并把这种感悟传给儿子，让他能避免许多无效的、徒劳的做法，不让日常生活失去光彩。可能忠杰不知道，时间总是不够的，当我们即将获得“更深层次的领悟”时，某人或某事就会混淆我们的思维或让我们的心跳停止。因此，人类肯定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抱有相同的幻想。这就是我们和诸神的区别。

一个人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抬头望向苍穹时，他身后有人小声说：“去买两斤洋葱！”这样怪诞或是充满喜感的（取决于你的视角）尴尬场景来源于无情的现实，王忠杰用这个场景向朋友解释他和生活以及生活中日常事务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正当我们尝试跳脱开来，我们自己或是别人就会把我们带回所谓的“现实”，让我们不会陷于这种让人陶醉的，甚或危险的逃避行为。这种“现实”可能是由反射出我们大家身影的“集体之镜”构成（见忠杰日记），这面镜子像是柏拉图的洞穴故事里活动的阴影的另一个版本，逐渐侵蚀我们的想象、创意和自由的空间。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被集中放到一种“具体的存在模式”中，人们的双脚必须紧紧贴者大地，“保证”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但是几乎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那些想要通过诗歌和热情去超越生活的平淡的人会感到窒息。这不是一种否定的过程，而是一种救赎，赋予生活的真实细节价值，而不是给这些细节和我们自己带上面具，认为我们和别人一样，或者感到比别人优越。

写作有些像绘画。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文字中抽开身，从远处审读这些文字，在一个更高更远的位置重拾思路。王忠杰不是一个画家，他一直在全心全意的寻找生活的原因和意义。为了这个目的，他一直在做自己最擅长的：绘画。忠杰不是美院科班出身，没有参加过“圈子里”的活动或组织。他不需要摆脱艺术学院教育带来的风格范式：他可以在画布上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都是独特的，没有受到大量外部力量的影响。但是，他和画布的关系并不随意或亲近。当坐在一张干净的画布前时，他好像面对的是生活的奥秘。他常说需要寻找一个表达的“答案”，他需要的不是绘画技巧或者其它画家可能关心的问题的答案，而是“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每天他从画室回家时，或是睡觉前，他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离解决这个谜题还有多远？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哪些更多的了解？

这些严肃的难题他一直记在心中。不过在有朋友来的时候，或是在其它社交场合，他会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忠杰的兴趣爱好不多。他不喜欢运动，很少出行。他仿佛处在一个梦幻中，鲜有什么需求。他不喜欢有东西干扰他思考自己关心的唯一问题，一直以来都保持警惕。

几年前，他作品的绘画语言相当复杂，独具一格，用色简洁大胆；如今，他作品的构图几乎呈几何形，带有一种形而上的梦幻氛围，画面中还有一些“人间”的生物（雄鸡、猴子、人形、马等等）。他作品的形式变得更加简洁。在近期作品里，色彩已经被放在了画布的边缘，框住一片空白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看似空白的空间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单色表面，由多个层次叠加而来，散发出一种内在的光芒，让作品显出奇异的光辉。我觉得这些图像里面充满了他前几年画作中常见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在经过消减和过滤之后，变成了纯粹的颜色，在几厘米见方的画布上并置着过去两年里他常用的一些色调。这就好像生活本身正在慢慢地自我净化，摆脱画家眼中的肤浅的元素和不必要的细节。我觉得这种变化很容易理解，因为忠杰在“画画”方面的努力思考有了一些结果。他在2008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他渴望的是“恒久不变的东西”，是“去揭示其核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决定不再去“描

述故事、环境和感情。”有些怀旧的朋友请他重新创作那些复杂的作品时，他回答说，他画不出来了，那种东西已经和他没了关系，也无法再反映他的存在和感受。

忠杰说他是个理性的人，在作品中也体现出这种理性。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言喻、无法表达的感性才是他的生活和创作的推动力。他的画作不是深思熟虑的风格或内容之作，而是他努力升华自己本能情感的结果，是他大量的、敏感的内在感性的痛苦表现。

我注意到他的作品变得日益抽象，并走向一种更加极端的简洁。这我不禁联想到了罗斯柯（Rothko）和埃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等艺术家最后选择的道路。我有些担心忠杰，因为这两位艺术家在无法看清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都选择以自杀终结了生命。我和忠杰谈过这个问题，试图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意图是什么。我想到他对于生死之间的边缘地带的近乎病态的好奇，他把这个地带看成是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空间”。我还想到他认为死亡的那一瞬间是生命呈现其本质的那一刻。不过，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放心。目前来看，我更加相信，他对于生活有着强烈的爱。更准确的说，这种爱是对于他对于人类的爱，虽然他认为人类（很明显也包括他自己）是包含兽性元素的一一就像是他几年前画作中出现的半人半兽的形象。我能感受到忠杰听到别人死讯时的那种深深的哀伤，不管逝者是不是名人：这种哀伤来自他的想象/恐惧，这些人再也没有机会完全理解（他们）生命的意义了。我想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害怕他也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尽可能的靠近那道把人和神或半神分隔开的无形的临界线。

虽然忠杰很少谈及佛教，我相信他知道，佛教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佛”。这种“开悟”让我们能够进入另一种存在的状态，这也是忠杰十分希望通过不断思考获得的状态。他选择的道路是绘画，而不是冥想，这也给他实现这个目的的机会。

他没有把绘画或艺术当成一种目的，而是把它们当成理解存在本质的关键。“如果你抛开艺术，剩下的就是艺术本身。”如果一个人希望在艺术上做出点成绩，却没有了解真实的自我，这就像是在呼吸时不会吐纳，结果这个人会变得疲惫、不自然，甚至悲哀。很明显，忠杰把艺术纳入了精神领域，而不是物质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值得他去思考的问题都必须是纯粹的精神领域的问题。

我觉得，当他的姥姥说出那句预言时，她已经知道，对于忠杰来说，他看到、想象到或是梦到的图像都有着深层的含义；它们是预言、符号和承载知识的工具。我想，简单而睿智的她感到这个她钟爱的男孩长大不适合去过那种日复一日、循规蹈矩的生活。她希望给他指一条道路，让他和那些有着同样微妙波长的人能够走下去的路。

忠杰通过绘画，日记以及不断的凝视来思考这些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这里（这种答案不是确切、长久或绝对的）。“意义”应该存在于每一个让你感到“真实”的时刻、词语、眼神和笔触中。这种深邃却难以捉摸、难以描述、无法重复的真实只能存在于某一个时刻里，也只会被那些有能力看到的人了解。

*人们写作（绘画）是为了让沙漠有生机，为了独自一人，  
却不受独自一人的限制，为了不受虚无的诱惑，  
或至少拖延这种诱惑对我们的影响。  
杰苏阿尔至 布法利洛 (Gesualdo Bufalino)*

莫妮卡 德玛黛 (Monica Dematté)  
2012年1月18日写于 Vigolo Vattaro